

历时十五年完成收藏界

奇人奇事的奇书

金鬼才

话说老古玩商的传奇五十年

物以稀为贵。古董少，古董商更少。解放前，全国古董的主要集散地和古董商聚居点，首为北平，次属上海、西安第三。

捡不尽的便宜，吃不尽的药。 觅不尽的宝贝，上不完的当。

彭克柔◎著

中国
广播电视出版社

【原创长篇小说】



【原创长篇小说】

彭克柔◎著

中国
广播电视出版社

金鬼才

话说古玩商的传奇五十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鬼才/彭克柔著.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4.3(2008.1重印)

ISBN 978-7-5043-4119-8

I. 金… II. 彭…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3287 号

金 鬼 才

作 者:	彭克柔
责任编辑:	刘登阁 周然毅
封面设计:	尚 农
责任校对:	谭 霞
监 印:	赵 宁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86093580 86093583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真武庙二条 9 号(邮政编码 100045)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543(千)字
印 张:	32.25
版 次: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1001—4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043-4119-8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序

彭克柔是西北大学历史系毕业的，长期供职于文物考古单位。自古文史一家。克柔虽然治史，但酷爱文学，可以说爱到了痴迷的程度。我曾读过他写的一个短篇小说，文笔清畅。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长篇，历时15年，经过不断地丰富和修改而成的。小说故事曲折，悬念迭出，情节跌宕起伏，很吸引人。

小说时间跨度约五十年，从日本占领东三省开始，终结于上世纪80年代，以古董商人金贵曲折而又富于传奇色彩的一生为主要线索。开篇，金贵用低价从一个卖烤红薯的老汉手中不动声色地买走了一个秦代的秤锤，即“秦权”，又以一千两百块现大洋的高价转卖给同行兴古堂老板胡元葆，这一开场就写出了金贵嗜好古董、手狠眼准的职业水准。所以，当他回到家中，就被土匪头子伍文华派人绑来做古董高参，帮他挖古董。当三千年前的青铜器簋、鼎、尊、盘、卣、壶和觚都被挖出时，金贵无限的满足感在听说伍文华要用这些宝物和洋鬼子换军火时，一下子被打碎了。于是金贵一生的命运都和这七件被他命名为“星州七宝”的青铜器紧密联系在一起了。为了不使老祖宗留下的奇珍异宝落入外国人手中，他想出以毒攻毒的计策，虽然保住了“星州七宝”不致落入洋人罗杰斯手中，却又被同行、各路军阀、中央军、日本侵略军盯上了。几经出生入死，还因为它坐了一年半牢，家破人亡。好不容易熬到新中国，曾与他在一个牢房里呆过的“难友”、革命者成良当上了副省长，任命他为星州考古发掘队队长并主持追回遗失多年的“星州七宝”归国家所有，却发现埋宝之处早已沧海桑田，河道干涸，没了七宝的踪影。然后1951年批判《武训传》、1957年反右派运动、1958年大炼钢铁等一系列政治运动接踵而至，世事纷纭，“星州七宝”虽一直令金贵念念不忘，却苦于以一己之力去寻找，无异于大海捞针。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金贵利用红卫兵小将急功近利

的心理，让他们帮自己寻挖“星州七宝”。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让他找到了。但金贵为了保住这些来之不易的珍宝不被革命小将砸毁，几经辗转再一次与这些珍宝失之交臂。打倒“四人帮”以后，他又带领“省人民政府考古发掘队”与外国人操纵的抢夺宝物的当地黑恶势力及其所蒙蔽的老百姓展开了殊死搏斗，他被绑架、被殴打、被注射毒针，最后终于把“星州七宝”追回，归还国家，了却生平大愿，含笑撒手人寰。

金贵是个远离政治的小人物，却一次次被抛进了变幻莫测的政治漩涡中。作者没有正面展开对具体历史、政治事件的描写，但它们作为背景，作为变动着的环境的一部分，仍然在起作用，制约着人物的性格、心理和命运。在小说中，金贵是贯穿始终的人物，他的命运的荣辱浮沉，构成了作品的主要内容。其他人物，都是围绕着金贵而纷纷登场亮相的，有奸商、洋商、日寇、汉奸、城乡基层干部、农民、红卫兵、新时期腐败官员等数十人。他们有些写得好，能给人留下印象，有些则如过眼云烟，随生随灭。也许有人会觉得，这部小说为了更生动地描写金贵这样一个传奇人物，情节安排几已匪夷所思，有点乖离现实，其他人物的出场和退场往往缺乏必要的铺垫和交代，这不无道理。但是从作者自己的自述中知道，他笔下的几个重要人物都是有原型的，这可以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话说：“我所有作品的每一行，都起源于现实”。在一部小说中，社会背景可以处理为一条隐线，人物的一生与其紧密相连；也可以处理为绝对隐退，人物的活动与之完全无关。在这部书中，虽然作者把金贵的人生经历设计得过于光怪陆离、五彩斑斓，但人与历史的交融还是相当和谐的。如同“丸走盘中”，真实的历史背景是盘子及其边缘，人物的命运如同盘中的那颗小丸，只要不超出盘边，就可以一任想像飞腾，让小丸随意滚动。由于主人公的一生有历史的真实感作衬垫，许多事件的发生都由历史来推动，这样在虚虚实实之中，读者也就很难不相信其真实性了。所以我们在阅读这部小说时，不能只注意到小说的风情月债，而忽略作者所精心编排的暗流汹涌的时代风云和社会变迁的历史层面，这样的编排增强了小说的厚重感和文化历史意义。

狄更斯在《双城记》一开篇便写道：“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对于上个世纪的文物工作者来说，再没有比这句名言更恰当的概括了。虽然自古以来就有如杜甫所说的“旧日玉鱼埋葬

地，早时金碗出人间”的埋了挖，挖了埋的文物的特殊循环，但自从1900年甲骨的发掘以来，埋藏在地下的古代遗物层出不穷，总能带给现代文物工作者巨大的惊喜，但上世纪前期连续不断的战乱与后期频繁的政治运动又使得这些文物大量被毁，硕果仅存。《金鬼才》这部小说是当代第一部以古董商人、文物工作者为题材的长篇。它所记录的上世纪文物界风云变幻的图景及其所提供的思考，对本世纪文物的保护和整理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题材，作者以敏锐的观察力把握了这一题材，又以自己几十年在文物部门工作的经历为后盾，写来自然得心应手、左右逢源、引人入胜。“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只有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写自己体验过的人生，才能出彩，才写得好。看来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铁的法则。

何西来
改定于六砚斋



旷日持久，艰苦跋涉，写写停停，停停写写，延续十五年，终于把它写完了。自己也惊讶，居然并不感到有多么兴奋、喜悦和激动，只是心里暖融融，沉静，充实。看窗外阴云欲雨，西风肆虐，气温骤降。这样强烈的反差，说明心底深处，是温馨和快意的！

它的完成，是我几十年几风雨人生、感受和经验的一次清理，检阅，一个不大不小的结晶。

(一)

我从小爱好文学。懂事的时候起，识字不多，就囫圇吞枣，通读新、旧小说。历时三年，有了同辈男女较少具备的文学基础。可也埋下了祸根：一个十三四岁、不谙世事的少年，就一门心思，要当作家了！

初中毕业参了军，分配学医，却死抱住文学不放，拼命读小说、剧本、看戏、看电影。1955年批判胡风，进而“肃反”，我成了“小胡风”，以吓人的罪名，被大整，特整。世事难料，因祸得福：1957年“反右”，我已被撵出原单位，住进招待所；那儿风平浪静，不搞“引蛇出洞”，顺顺当当躲过了这一关。同年秋考上了大学，却去反别人家的“右”。一是出于投机，二是为了“紧跟”。至今想来，都感到羞耻和歉疚！

大学毕业，分配到文物部门工作。还是不安心，热衷于文学。写了一出十二场话剧《风卷红旗过大关》，得到圈内人的赞许和有关领导的关注。可一查档案，有“肃反”的问题，加上那糟糕的地主兼资产阶级的家庭成分，毫不客气却也不动声色地取消了我正式从事创作的资格。自己还蒙在鼓里，仍旧拼命地读着，写着！



(二)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当过保皇派，也当过造反派，很快当了反革命派——三次被打成反革命！本单位四分之一的人关进了“牛棚”。他们都是老牛鬼蛇神，惟独我是最年轻的反革命。我也认为他们是牛鬼蛇神，只有我是横遭政治迫害！

我们的“棚”友遍天下。应该说，在当时，中国的精英在“牛棚”里。至少就本单位而言，除我才疏学浅、一事无成外，都是古建筑、临摹、书画、考古发掘、文物鉴定、地方史志等方面学有专长、成就卓著、身怀绝技的专家、学者。他们身后留下的空白，至今都很难有人填补。同是天涯沦落人，老少走到了一起，同干（接受监督劳动）共苦（挨斗，挨打），相知日深。他们宽宏大量地原谅了我此前对他们的歧视和对立，彼此逐渐成了患难之交，忘年之交。尤其出乎意料的是，作为后生小子，我不只赢得了他们的同情与理解，还毫不吝惜地给我以真挚、博大的关爱和鼓舞！竟发现了我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的优点：“正直，坦率，刚强”。甚至被誉为“凤毛麟角”——显然是溢美之词。再说，他们也并没见过什么凤呀，麟的！有一次，台上声色俱厉，批我“想成名成家，当资产阶级精神贵族”！陪斗的一位老“棚”友，会后却悄悄地对我说：“你会成名成家的！”还有一位老“棚”友，在“棚”内只剩下我和他两个人的时候，公然对我笑吟吟地：“有厚望焉！有厚望焉！”殷殷期待之情，溢于言表。凡此种种，使我在那黑暗、野蛮的岁月里，不只看到了人间的凶残，狡诈，丑恶，卑劣；同时也感受到了人性的真诚，高尚，美好，善良。

(三)

老“棚”友里的文物鉴定专家，其前身就是旧社会的古董商。这可是些特殊、奇异、颇富神秘色彩的人物。有的为世家子弟，学养丰厚，和郭沫若都有交往；大半则凭见多识广，几十年练就的眼光和积累的经验。他们手捧文物如同怀抱婴儿般地喜悦，小心；对古器物断代、定级、分辨真伪的敏锐，准确；任谁见了都要怦然心动，叹为观止！他们从不讳言曾经卖过假古董骗钱；在交代会上也老实承认：“过过几年风流日子！”出入豪门，挥金如土，随机应变，八面玲珑。骗人骗到被骗的人都对他感激涕零，连声赞叹：“老板是个好人！”由不得



你不拍案叫绝！

物以稀为贵。古董少，古董商更少。解放前，全国古董的主要集散地和古董商聚居点，首为北平，次属上海，西安第三。建国后，出土、流散文物收归国有，严禁私人买卖。古董铺倒闭，古董商失业。我所在单位不失时机地吸收他们参加工作，当上了国家干部。各路英雄，无奇不有，其中一人，尤为特别！

话得从头说起。辛亥革命后的一二十年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关中西部出了个“党跛子”，占山为王，称霸一方。“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急欲从盘踞的这块西周发祥地搞到老古董，用来变换金钱，增加军饷，购买军火，扩充地盘。打听到所辖地面，来了个西安古董商，当即派人把他从一家商号楼上的棉花堆里抓来，待以上宾之礼，封为“古董博士”，并将手下死去营长的遗孀赏赐他做小老婆。目的只有一个，帮自己挖到老古董。出于职业的喜好，更兼威逼利诱，此人不负所望，数年间策划、指导征集来的民工，拉网式盗掘，攫取到以西周青铜器为主的珍贵文物上千件。好景不长，西北军的一位师长奉命率兵将“党跛子”剿灭，全部文物被师长据为己有。

人是复杂的。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这位已经当上了军长的前师长，打响全面抗战的第一枪，成了国人景仰的抗日名将。谁也不便再去追究他那桩不光彩的旧案，致使上千件祖国珍宝如同泥牛入海，下落不明。

当年的“古董博士”，解放后也进了博物馆。1952年“三反”、“五反”中，以旧人民币200万元（约合现人民币2000元）的经济问题，被开除公职；此后奔走关中各县，为文物保管单位修复文物，取得微薄的酬劳，聊以度日。“文革”后期，生活日趋窘困，心力交瘁，自杀身亡。死前留下遗嘱，表明此举纯属个人意愿，与任何人无关。记得上世纪60年代初，他有时也来本单位修复文物，我和他有过接触。矮小，黄瘦，不见昔日神采，但还不失幽默。曾出示一张和小老婆的合影，供大家观赏。看她花容月貌，美得叫人吃惊！但我当时怀疑，这是不是“党跛子”赏给他的那个女人呀？

老“棚”友们在无休止的挨斗、劳改中，有时提起“古董博士”，不禁发出感叹：“怎么不花点时间、精力，去查找那批‘党跛子’挖的西周青铜器呢？”

盛世修史。上世纪到了80年代，全国各地兴修地方志。其中“文

物志”自然成了十三朝故都的重头戏。当年的老“棚”友陆续去世，硕果仅存的几位，在会后、餐桌上，又谈起了“古董博士”和那不知去向的上千件珍贵文物。如电光，似石火，此时，也只有此时，一下打开了我心底重重叠叠的记忆的闸门，二十余年的所见所闻，形形色色的人事变幻，在脑中闪现，震响；联系当前一些农村盗掘古墓成风，文物走私猖獗，竟和昔日“党跛子”的所作所为，何其相似乃尔！这种历史的重演，蕴含着何等重大、深沉的主题啊！难道不值得、不应该表现、揭示么？

有必要指出的是，促使我创作激情勃发，迅速进入创作过程的，则得力于可尊敬的著名文艺评论家、电影美学家钟惦棐先生。1979年~1980年我在北京学习话剧、电影剧本创作期间，有幸得到这位一通“电影的锣鼓”，招来二十二年厄运的前辈长者的热情关怀和亲切教导，几次对我强调：“就是要写那别人想不到的！”其前提是一定要拥有别人想不到的生活。我恰巧就拥有这种生活。这时候想起他这话，不只下定了我写它的决心，也坚定了我写它的信心！

(四)

现实中以西周青铜器为主的上千件文物，被人鲸吞，无影无踪。如实写来，只能是个悲剧。当然也可写，但我不想写。不容犹豫，反其道而行之，我把它彻底改造为几度失落，历经坎坷，最终回到人民手中。上千件文物则压缩、凝结为“星州七宝”。文物从来都是重质而不重量。七件稀世之宝，其价值和意义是远远超过千件一般文物的。即便是珍贵文物，与视之为“国宝”者，也有差别。

决定这个作品的成、败、优、劣，关键是如何写好发现“星州七宝”，失落后又如何奋起使之回归的人。无疑不能照搬实际生活中的那个“古董博士”。他根本没有这个觉悟、才智、勇气和人格力量，终其一生，毫无作为。何况，他后半生命运多蹇，悲观绝望，结局凄惨，是个十足的悲剧人物。不该那么活！不能走那条路！要把他作为“反面教员”，进行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改造，“颠覆”，从而塑造成一个任性、乐观、敢爱、敢恨、精神昂扬、生命力旺盛的喜剧人物。但也不偏爱，不迁就，不护短，不文过饰非。紧紧抓住他的心地善良，有爱国心，放手写他的旧商人恶习、心灵的污垢、身上那些叫人厌恶的东西，写他从可笑、可鄙逐步向可敬、可爱的转变。



真正功效卓绝，促使金贵完成这个转变的，是解放前中共地下省委负责人、建国后的副省长成良。我也不是凭空想出了这么个人物的。

抗战初期，有个南方的热血青年，为投身抗日，追求革命真理，奔赴延安的途中，在西安北院门一家古董铺买了一方西汉的印玺。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一直在陈毅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负责文化宣传工作。1963年夏，他作为党在文化艺术领域的领导人之一，来西安主持召开全国文物工作会议。其间，专程到我所在单位，看望当年卖印的古董铺老板，饶有兴味地谈及在购得那方汉印的晚上，爱不释手，彻夜鉴赏，“激动得一晚上没睡着！”为古代中国人的智慧与创造力振奋不已，引以自豪——“有这样的人民，中国是不会亡的！”

我几次见到过这位潇洒、伟岸、谈笑风生的领导同志。可叹“文革”中惨遭迫害，致伤致残，在身心备受煎熬中故去！他已身居高位，仍能以平等心态，火热心肠，寻觅故交，畅叙旧谊，使我感奋久之，难以忘怀。以他为契机、支点，结合生活中曾经接触过的几位领导干部，创造了这个成良。他对金贵之所以成为金贵，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和作用。没有成良，也就没有金贵。

金贵是中心人物，绝对主角。但是，成良的存在，大大提高了整个作品的品格，加重了它的分量！

(五)

第一稿写于1987年8月，是个电影剧本，取名《混世鬼才》，只截取了金贵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一段故事。北京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主任、评论家王陶瑞同志读后，为我感到高兴，说：“这次真正写到你的题材了！”承他批评，指教，作了修改。1989年春节来到上海，又在上影厂文学部副主任、剧作家陆寿钧同志的批评、指教下，加工修改，由该厂投拍。遗憾的是，导演另起炉灶，从剧名、人名到情节、主题，被大删，大改，搞成了一部武打片，至今为之心痛！陶瑞同志积极建议和鼓励我扩大篇幅，增添内容，搞电视连续剧。于是焕发新的创作激情，进行长期作战！春花秋月，寒来暑往，时断时续，写而又停。大小无数次的增删，修订，终于有了三十五集的电视连续剧《金贵与“七宝”》。猛抬头，大为震惊！——要命的是，它既不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和反腐倡廉、除恶打黑的主旋律，又不是戏说、清宫辫子戏、青春偶像、都市言情剧，两头都不沾。可怜导演抱着剧本到处找投资，

没人肯掏钱。感谢王、陆两先生，也为我着急，分别从北京、上海向我发出呼吁：“写小说吧！”“小说写好了，会有人找上门拍电视剧的！”

这是最后的、惟一正确的选择。但我只在1983年《人民文学》杂志发表过一篇两三千字的小小说，而且早已手生了。为此，1999年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重新学习，练笔，渐渐找到小说的感觉，进入小说的世界；振奋精神，增强自信，力戒浮躁，静下心来；不仅止于把电视剧“翻译”成小说，而要努力用小说的思维，重新酝酿，想像，虚构，充实内容，丰富人物，深化主题，争取有新的突破和提高。总算于三年后的今天，写出了这部50万字的长篇小说《金鬼才》。

(六)

从电视剧到小说的转换，使我真正领略到，不管它们之间的艺术形式与表现方法有多少不同，源头与基础则只有一个：都要来自生活，但又不能抄袭生活。艺术需要虚构。没有虚构，是新闻采访，与艺术无关。生活与艺术的关系，我可一直牢记恩师钟惦棐对我的另一次教诲：“要在生活的基础上虚构，不能在虚构的基础上虚构。”如此独到、精辟、深刻的见解，简直对我起着振聋发聩的效用。

只要承认创作源于生活，就最好写自己。如写别人，最好有原型。俗话说得好：“一娘生九子，连娘十个性。”某人能成为你的原型，至少，起码是个性鲜明。紧紧抓住这鲜明的个性，引发想像，自由虚构，就比较有可能写得鲜活，丰满，与众不同。脱离生活的虚构是胡编。你会胡编，我也会胡编，彼此彼此，既不“难能”，更不“可贵”。所谓“艺术”，其实成了巫术了！

如是观之，钟老惦棐先生所言，岂止可作业余作者、年轻作家的座右铭，即便是卓有成就的知名作家、著作等身的老作家，也宜深长思之的。

“深”入生活，任何时候都是要有的。尽可能地“广”，也是不可少的。就我而言，要没有对老“棚”友们个性、气质、品格与风采的熟悉，了解，也很难把金贵写成这个样子。还有，儿时耳闻目睹家父生意场上的送往迎来，交际应酬，无疑也有助于今天写同样是商人的金贵的！以上这些点点滴滴的心得，体会，不能不使我确信：搞艺术的人，最好生活在非艺术的环境里。



(七)

一部小说的创作，超过 30 万字，怕就是对作者的自信、耐心和毅力的严峻考验了！能支撑他写下去的动力，主要靠的还是所拥有的生活。我所拥有的生活只适宜写悲剧，却偏偏写了喜剧！即便承认这是 1955 年“肃反”挨整，躲过了 1957 年“反右”之后的又一次因祸得福，也实在喜不起来。只有忘情地、全身心地投入创作中，才会暂时忘记这种难以忍受的苦痛和酸楚。往往一放下笔，就会想起曾经同甘共苦、相交相知的老“棚”友们，从上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至 90 年代初，他们都已陆续撒手西去，不禁更加悲从中来！我去医院探望一位即将辞世的老“棚”友，他握着我的手，哀痛地说：“这次我们要永别了！”我只能违心地强笑回答：“可别这么说！”不久，又去医院探望另一位即将辞世的老“棚”友，岂知半小时前他已昏迷过去，再也没醒过来，连最后握手告别的机会也失去了！那几年中，我一次次奔行在三兆公墓道上，将他们一个个送上不归之路。曾不止一次代本单位撰写过追悼会的挽联，如：“正直，豪爽，诚三秦好汉；勤奋，踏实，乃学林干才。”自己也曾单独给他们送过挽幛，上写：“难忘患难之交，痛失良师益友！”

岁月无情，老成凋谢，天人永隔，情何以堪！

久已逝去的前半生里，居然有过两次“因祸得福”，幸耶？不幸？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都是不难作出回答的。但无论如何，绝不应该忘记那些同遭苦难，却给自己以巨大、无私的厚爱与厚望的老“棚”友们！

这部小说写得太迟了，没能让他们读到，这是我一生中的一大憾事。他们泉下有知，也会为自己走得太早，没读到它而深感遗憾的！

有生之年，一息尚存，我将会永远感激他们，怀念他们！

彭克柔

2002 年 12 月 20 日凌晨

雨雪纷飞时



第一章

前几年，日本鬼子侵占了东三省，血红的膏药旗插上了长城。

也许是物伤其类吧，中国北方一省城，像受到沉重的打击，越来越衰老、垂危了！虽仍高大，却已残破。厚厚的砖头，倾倒在地，有的掉入浑浊的护城河；裂开的墙缝，长出枯黄的杂草；这儿苍白，那儿黝黑，失去了原来的颜色。

天上悬挂着一轮太阳，白中泛黄，明而不亮。

一辆油彩半新、雕花顶篷的三匹马拉的大车，抖下雾似的尘土，不紧不慢，驶进城来。

城门两旁，墙壁上，依稀可见撕去、刮落的半截标语、口号：“不忘‘九一八’国耻……”，“救亡图存……”“还我东三省……”“大家齐抗日！”

此外，却是五颜六色、横七竖八的招贴画、广告：“不惜血本，春季大减价！”“美孚石油”，“西洋魔术，大变活人！”，“专治花柳病”，“英国汇丰银行”，“古装武侠影戏《火烧红莲寺》”等等。

这辆油彩半新、雕花顶篷马车，来到一条狭长、热闹的街上。

但见一家家洋货店、饭馆、杂货店、瓷器店、皮货店，还有杂乱摆设的算命摊、剃头摊、小吃摊。路人有的匆匆忙忙，有的悠悠逛逛，进进出出，穿插来往。

其中一家三开间的店铺，门楣上安着一块黑底金字隶书木匾：“聚宝斋”。

店门两边的玻璃橱窗内，陈列着唐三彩俑、瓦当、铜镜、陶罐、景泰蓝瓶等古物。

三匹马拉的那辆大车，徐徐驶近店前。

从车上跳下一戴礼帽、穿绸袍、鼻梁上架副金色眼镜的粗壮汉子，



跨步进店，向擦抹桌、椅的小学徒探问：“小兄弟，正忙着哪？”

这学徒叫久娃，十四五岁，停下活，转问：“客官找谁？”

这汉子回答：“找你们金老板呀！”

从柜台走出一白净、发胖、着身长至脚跟的阴丹士林布旗袍的妇人，笑问：“贵客上门，找他买货，还是卖货呀？”

这汉子看她衣饰光鲜，举止得体，反问：“太太，你是……”

久娃忙介绍说：“咱的老板娘！”

这汉子抱拳拱手，一声：“老板娘！……”

“有话请讲！”她叫米月琴，一个精明、厉害的女人。

“鄙人不买，不卖，有事拜会金老板。”

“给我说吧！”

“对不起！老板娘，”这汉子笑着摇了摇头：“我也是受人之托，要跟金老板当面谈！”

米月琴几分不高兴，向门外左侧远处指了指，说：“他去商会了。”

“哪个商会？”

久娃抢着回答：“古董商会。”

“去干什么？”

“还能干什么？”米月琴不耐烦地：“不是买古董，就是卖古董呗！”

“能找到他吗？”

“准能！”久娃很以为自豪，“古董行里，谁不知道聚宝斋金贵、金老板呀！”

“老板娘，告辞了！”这汉子退后，拱手，一边问：“他长得啥模样？”

久娃亮起嗓门，几乎叫起来：“三十出头，瘦小个儿，可神气了，你瞧他那双眼睛呀！……”

米月琴冲他一喝：“就你多嘴！”

这汉子出了门，跳上车，掉转马头，直朝左侧远处奔去。

此时，几条街外的聚宝斋老板金贵，坐在一辆黄包车上，让车夫拉着，沿街前行。

他身材瘦削，神清气旺，浑身透着精干、机灵和洒脱；一双小眼睛，明亮，狡黠，流露着自信、倨傲而又几分嘲讽的笑。

十几年前，十三四岁的小金贵，还是外县偏远山区一户贫苦农民的放牛娃。兵荒马乱，旱涝灾害，财东盘剥，乡、保长压榨，一家老小，都快饿死了。金贵父亲万般无奈，恳求一远房亲戚将儿子带到省城，送进一家古董铺当学徒。



他总算有了碗饭吃。可起早摸黑，给老板、老板娘端茶、打饭、递烟、扫地、倒尿壶、抹桌椅，还要小心侍候进出、来往的客人，累得腰酸腿痛，喘不过气来。

但金贵自己做梦都没想到，他是个天生玩古董的人。他的天赋、脾性与志趣、爱好，特别是和古董有一种说不上来的亲切感，亲和力。似乎三百六十行，没有比古董这行更适合他干，而且准能干好的了。于是从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开始，死记硬背历朝历代的名称，皇帝的年号，庙号；多看、多摸、把玩、揣摩青铜器、陶瓷、唐三彩、玉器、字画等古玩珍宝；搞清各类古董的特质、特点，分清同类古董不同年代的细微差别。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以常人不可想像的狂热，痴迷，殚精竭虑，最终练就了一双鉴定古董真伪、优劣的火眼金睛。

与此同时，金贵心灵手巧，还学会、掌握了修补、复制、仿造古董的绝活，也就是做假古董。出神入化，巧夺天工，达到以假乱真、比真还真的地步。

当了三年学徒，又当了三年伙计。金贵确信自己有了本事，羽翼丰满，毫不客气，另立门户，开起了“聚宝斋”，成了省城古董业最年轻的老板。

这会儿，他悠然、舒适地斜躺在不停走动的黄包车上。

耳听得有人吆喝：“大红薯呀！……现烤、现卖，香喷喷的大红薯呀！……”

金贵鼻翼耸了耸，嗅到了一股红薯香，侧身探头看去，路边一烤红薯摊，一些人正围摊买着，吃着。

他抬腿，一跺脚，招呼车夫：“停——！”

“嗯，金老板。”车夫止步，放车。

金贵起身下车，走近红薯摊，挤进人群。

卖薯人提起一杆秤，称着一只红薯，报数：“一斤三两。”

金贵向卖薯人唤声：“老哥，给我来上一个。”

“好嘛！先来后到，会轮到您！”卖薯人收下两个铜板，给另一人挑出一只红薯，放上秤盘，称着。

金贵无意间一看那秤杆上悬着的秤锤，眼睛一亮，天性的反应迅捷和职业的高度敏感，让身上的每根神经刹时颤动、兴奋起来，忘乎所以，手一伸，老鹰叼小鸡般将那秤锤抓到手。

卖薯人冷不防，秤杆一翘，盘中的红薯掉下了地。

买薯的人们一瞅金贵，齐声：“看你！……”



“怎么搞的？”卖薯人更为不满。

金贵充耳不闻，也不看，全神贯注，朝那两寸高、八棱角、宝塔式的铜质秤锤飞快扫视了一眼，透过它灰褐、斑驳的表层，隐隐发现上刻五个篆字：“廿六年，皇帝……”又惊又喜，却脸无表情，松开手，抬头转对卖薯人和买薯的人们，拱手，陪笑，连声：“对不起！……诸位，对不起！……”

“就这么几个人嘛！”卖薯人接过秤锤，“急什么呀？”

“就是！怪我，没吃早点，饿慌了！……”

卖薯人挑出另一只红薯，放入盘内，继续称着。

金贵偷眼紧盯着那秤锤，急促地想，恨不能马上把它搞到手。

一辆油彩半新、雕花顶篷马车，“得得”走来。

从篷内探出一颗戴礼帽、鼻梁架副茶色眼镜的头，四下探望。

几个买薯人闪过身，略走动，给马车让路，彼此碰撞了一下。

其中有金贵。他灵机一动，抓住机会，张口一声：“哎呀！……”身子前后倾斜，手忙脚乱，显得不由自主地倒向卖薯人，恰恰压在秤杆上。

只听得“口卡嚓”一声，秤杆被生生压断了。

卖薯与买薯人一愣，跟着同声怒斥：“哎呀！……”

卖薯人眼看手中折断的秤杆和掉下地的秤锤，冲金贵一喝：“又是你！……”

“老哥，对不起！……”金贵站稳身子，拱手作揖，歉疚地笑，“对不起！……”抢前一步，忙弯下腰，拾起地上的秤锤，“太对不起了！老哥……”扭头看了一眼走过的雕花顶篷马车，“也怪那车呀！……偏偏这时候……”

买薯的人都摇头，叹气地：“没法称了！……这下吃不成了！……”纷纷四散，离去。

“生意都让你砸了！……”卖薯人指点数落金贵，“瞧你干的好事呀！……”

“老哥，我赔！……”金贵一手捏紧秤锤，一手从卖薯人那里取来折断的两截秤杆，“照价赔，保你能买杆新的！……”

“哪儿买去呀？”

“往前走，跨过两条街，就有卖的。”金贵往远处一撇嘴。

卖薯人指指一堆正烤着的红薯，说：“可我今天这买卖……”

“没说的，也该我赔！”

“怎么赔？”